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中国典籍英译

◎ 主 编 汪榕培 王 宏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中国典籍英译

主编 汪榕培 王 宏
副主编 张 玲 付瑛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典籍英译/汪榕培, 王宏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ISBN 978-7-5446-1039-1

I. 中… II. ①汪…②王… III. 古典文学—中国—英语—
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5746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吴文子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53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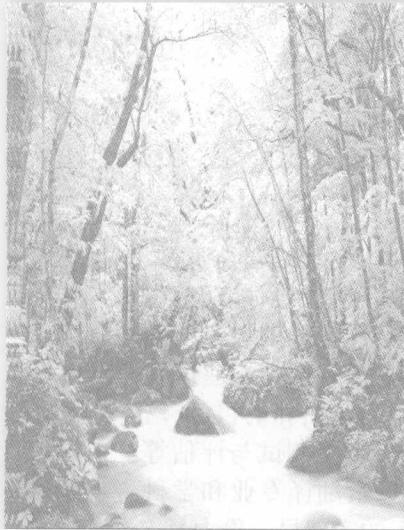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039-1 / H · 0450

定 价: 4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译者序
本书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之一。该专业学位项目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8年批准设置，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外语基础和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胜任外事、外贸、外交、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工作的复合型人才。该项目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翻译学科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朱德熙先生曾指出：“翻译工作是技术性很强的脑力劳动，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修养和一定的语言知识。”因此，本教材在编写时，既注重实用性，又强调理论性，以期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序

译者序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各方面对翻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2006年初，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结果的通知》，“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5，作为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获得批准：复旦大学将本科专业名称定为“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自2006年开始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这是迄今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的惟一试点，也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中的首个文件，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翻译界和翻译教育界同仁数十年来，勇于探索、注重积累、不懈努力、积极开拓创新的重大成果。2007年、2008年教育部又先后批准了10所院校设置翻译专业；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了15所院校设立翻译专业硕士点（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简称MTI），从而在办学的体制上、组织形式或行政上为翻译专业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保障，形成了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必将为我国翻译学科健康、稳定、快速和持续发展，从而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专业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亦必将为我国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的翻译人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积极贡献。

译者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作为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外语书刊出版基地之一，自建社以来，一直将全心致力于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外语教学科研成果、繁荣外语学术研究、注重文化建设、促进学科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获悉教育部批准三所院

校设置本科翻译专业并从 2006 年起正式招生的信息后,外教社即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分析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目前和未来的需求,思考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学科建设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作为外语专业出版社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如何在教材建设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师生座谈会与专家咨询会等,我们就社会和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我国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材料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测试与评估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作了更深入的分析、思考、研究,以期在全面探索翻译专业和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承担起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的任务,为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尽一份力量。

在广泛调研和对社会和市场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外教社邀请了全国部分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中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近 30 名教授和专家,组成了“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编委会”。编委会先后召开了数次工作会议,就教材的定位、体系、特点和读者对象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翻译作为一门课程与一门专业的异同与特点、翻译专业的定位与任务、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教学原则与大纲、课程结构与特点、教学方法与手段、测试与评估、师资要求与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而后,撰写了本系列教材的编写大纲,确定教材的类别,选定教材目录,讨论和审核样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辛勤工作,终于迎来了“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的出版。

本系列教材由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技能和特殊翻译等数个板块组成,涉及中外翻译史论、中外翻译理论、英汉—汉英互译、文学翻译、应用文翻译、科技翻译、英汉对比与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汉语文言翻译、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语言学与翻译、文化与翻译、作品赏析与批评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系列教材中还针对翻译专业学生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专门设计和编写了汉语读写教程,以丰富和提高翻译专业学生的汉语知识和应用能力,教材总数近 40 种,可以说比较全面地覆盖了当前我国高校翻译专业本科所开设的基本课程,可以比较好地满足和适应教学需要。

本系列教材的设计与编写,尽可能针对和贴近本科翻译专业学生的需求与特点,内容深入浅出,反映了各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和编排体例采用国家最新有关标准,力求科学、严谨、规范,满足各门课程的需要;突出以人为本,既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又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培养奋发向上、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从而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真正成为能够满足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翻译专业人才。

本系列教材编委会的委员和承担各教程的主编们,大多是在我国高校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都有多年指导翻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经历和经验,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从某种

意义上说,本套教材的编写队伍和水平代表了我国当前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水准。

鉴于本科翻译专业在我国内地是首次设立(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早已设立本科翻译专业),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评估和管理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有待于在办学中不断提高和完善。同样,本系列教材在设计和编写中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和缺陷,有待广大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帮助我们不断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翻译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学科建设及翻译人才的培养。

庄智象
2008年4月



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 5 000 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前人留下了大量典籍。回顾典籍英译，在过去 200 多年中，其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海外译者（包括华裔译者），二是中国译者。海外译者的工作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化始于 100 多年前，但数量有限。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地不断掀起“中国热”，迫切需要我们把更多的优秀文学、文化介绍到国外去。就典籍英译的数量和品种而言，我国已经成为“翻译大国”，但还称不上“翻译强国”，主要原因 是翻译人才——特别是高水平汉译英翻译专门人才——匮乏。

翻译人才的成长过程与一般外语人才有明显差别，需要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过去往往把外语专业等同于翻译专业，把外语人才误认为翻译人才，忽视了翻译专业人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近年来，翻译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翻译本科、硕士、博士专业相继获得教育部批准。全国已有 13 所大学获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15 所大学获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大约 150 所高校培养翻译方向的硕士生，20 所左右高校培养翻译方向的博士生。翻译专业本、硕、博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建立。翻译作为一门专业，在我国首次列入高校专业目录并获准招生，意义非常重大。

典籍英译是对具有文化资本的文本通过笔译进行全文翻译。英译典籍是一项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译者除需具备深厚的英汉

语文功底、了解外国历史及文化外,还需熟知中国古代汉语、哲学、历史、宗教、民俗、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建筑等学科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译者必须静下心来,潜心进行典籍英译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是高等院校本科翻译专业系列教材的一种,旨在使本科翻译专业高年级学生接触典籍英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了解典籍英译的特点、掌握典籍英译的基本策略和标准并进行一定的翻译实践,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在编排体系上,本教材首先介绍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分四部分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散文英译、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国古典戏剧英译和中国古典小说英译,每一部分又分两章,第一章为理论综述,着重介绍该文体的流变、写作特点、英译概况及英译基本原则;第二章为英译评析,从两种以上译本中分节对具体的英译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全书共8章,散文部分探讨《论语》、《逍遥游》、《墨子》、《道德经》、“石钟山记”等英译;诗歌部分探讨《诗经》、“归园田居”、“声声慢”、“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江雪”、“枫桥夜泊”等英译;戏剧部分探讨《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孽海记·思凡》等英译;小说部分探讨《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英译。每章节后附有深入阅读、问答题,绝大多数章节后还编有翻译练习。书末附有英译节选和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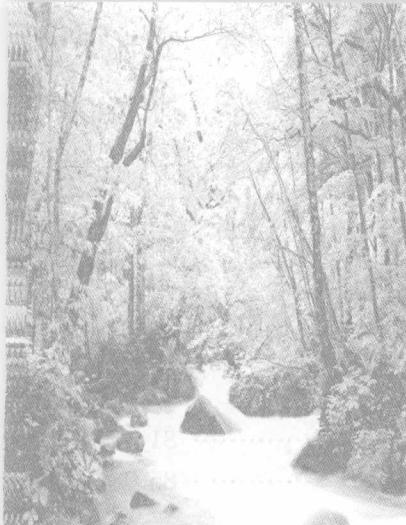
本书有如下特点:1. 观点鲜明。明确提出典籍英译总的标准应该是“传神达意”,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2. 针对性强。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结合实例深入探讨了中国古典散文、古典诗歌、古典戏剧和古典小说英译的基本原则。3. 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既有对作品的介绍,又有对作家的简介,还有对该作品英译情况的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4. 方法新。采用描写方法从多角度对同一文本两种以上的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既考量译作与原作内容、风格、文本类型和原作者意图相符与否,还考量译入语文化、社会、翻译目的、读者需求。5. 起点高。在提供大量背景知识的前提下,选用具有一定难度的不同文体的名作选段作为练习,对提高学生对典籍英译的兴趣和翻译实践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的编纂是尝试性的。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参考资料并利用了若干现成资料,除直接引用者在书中注明外,不能一一注明出处。先后参阅过的重要书籍均已列入各章节后的深入阅读。由于水平有限,书中欠妥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译者们可能根据不同版本翻译,所以个别地方可能出现译文与该书中所提供的原文内容上有出入,甚至可能是较大的出入。希望本书通过试用后,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再次修订,以期进一步完善。

汪榕培 王 宏

2008年3月30日

于苏州大学



古今中外园中一脉承二泉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研究与实践

版课稿英译者典古用中章三集

译者稿英译者典古用中章二集

译者稿英译者典古用中章一集

目 录

序	1
说	1
前言	1
引子	1
译者	1
照录	1
第一部分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概述	1
第二章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评析	15
第一节 孔子及其《论语》英译	28
第二节 庄子及其《庄子》英译	38
第三节 墨子及其《墨子》英译	47
第四节 老子及其《道德经》英译	56
第五节 苏轼及其“石钟山记”英译	64

第一部分 中国古典散文英译

第二部分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

第三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概述 81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概述 81

 第二节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 85

第四章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评析 97

 第一节 《诗经》及其英译 97

 第二节 陶渊明及其“归园田居”等英译 106

 第三节 李清照及其“声声慢”等英译 117

 第四节 柳宗元及其“江雪”英译 125

 第五节 张继及其“枫桥夜泊”英译 129

第三部分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

第五章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概述 139

 第一节 中国古典戏剧概述 139

 第二节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 144

第六章 中国古典戏剧英译评析 153

 第一节 王实甫及其《西厢记》英译 153

 第二节 汤显祖及其《牡丹亭》英译 165

 第三节 关汉卿及其《窦娥冤》英译 177

 第四节 《孽海记·思凡》及其英译 190

第四部分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

第七章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概述	205
第一节 中国古典小说概述	205
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	209
第八章 中国古典小说英译评析	215
第一节 曹雪芹及其《红楼梦》英译	215
第二节 施耐庵及其《水浒传》英译	235
第三节 吴承恩及其《西游记》英译	244
第四节 罗贯中及其《三国演义》英译	255
英译节选	267
翻译练习参考答案	427



“中国典籍英译”与“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对古代中国各种典籍的翻译，后者指对古代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两者在翻译对象、研究对象、翻译目的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中国典籍英译概述

文/李海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中国典籍”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指国家重要典册。《辞海》（1999年版上卷第831页）对“典籍”的定义是：“国家重要文献。”《孟子·告子下》：“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赵岐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少沈静，好典籍。”由此看来，“典籍”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典籍”似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重要文献和书籍是指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典籍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典籍翻译时，不但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要翻译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作品。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其他各族在各自的历史上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自己的典籍作品。因此我们不仅要翻译汉语典籍作品，也要翻译其他少数民族典籍作品。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完整地翻译中国典籍作品。据《光明日报》1983年11月25日发表题为“我国古籍正在逐步整理出版”的文章反映，我国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古籍约有8~10万种。2008年，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首批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392种古籍中，计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与翻译其他类型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典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而文字方面的难

度是次要的。英国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文本可分为4种不同类型,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翻译策略。(There are texts to convey information, texts to entertain, texts to persuade, texts that belong to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a given culture.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requir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中国古代典籍就是属于中国文化“文化资本”的文本。

一、中国典籍英译的意义

1. 中外文化交流现状

理想的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输入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而且文化传播与活力可以量化。目前普遍接受的量化方法是看某种文化中被翻译为外文的文化产品(著述)数量在其文化产品总量中所占比例。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十分对称。统计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籍近10万种,但是西方翻译中国的书籍的种类还不到500种。关汉卿的作品量比莎士比亚大(前者60部戏剧、10余首散曲、50余首小令;后者37部戏剧、2首长诗、54首十四行诗),而世界上知莎翁者多,知关翁者寡。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参观中国翻译成就展后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他分析其原因时说:“我们向外国传递中国文化的力量确实还比较弱,也包括我们外语力量欠缺。在介绍中国方面,很多外国有需求的书需要我们译成外文,或至少要将摘要译成外文才能走向市场。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原因是我们的翻译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种匮乏是造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缓慢和文化交流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华夏文明与汉语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用汉字书写的文史典籍(即历代各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浩瀚渊博,举世罕见。汇集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辉煌悠久的汉文化典籍却鲜为世界所知。尽管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使用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汉语全球化在目前尚不具备可能性。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语言,我们需要运用英语阐释传播中华典籍。在当今世界多元文

化交流中,西学仍在东进,中学也将西传。无论西方和东方,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获取丰富养分。

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指出:翻译是“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他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为实现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文化输出,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多家大型出版社近年启动了《大中华文库》(国家“九五”、“十五”图书出版规划“重大工程”)英译出版工作,选取 100 种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科技,力图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基本面貌和辉煌成就。《大中华文库》以汉英对照方式出版,目前第一、二辑(如《论语》、《老子》、《孟子》、《墨子》、《庄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邯郸记》、《陶渊明集》等)已经出版发行。海外有不少有识之士也在进行类似努力,如闵福德(John Minford)编著了《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编译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等。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于 2002 年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学科委员会,并已召开了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2001 年,汕头大学建立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心”;2003 年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典籍英译研究所”,并建立了相关网站。不少知名外语学者纷纷呼吁建立“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或“中国古典名著汉译研究会”。近年来,梅绍武、季羡林等文化名人多次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以引起人们重视翻译工作,提高翻译队伍的总体素质和翻译水平,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水平。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招收了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举措将对我国典籍英译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 中国典籍英译的意义

把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英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多元性的宣言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犹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多元系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翻译把中国经典文化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国固有文化身份十分必要。综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种交流大都是单向并且不平衡的。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接受和被动地位。大量记载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书籍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被中国吸收和利用。中国在译介西方文明方面做得很成功,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是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

民族。但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应该如季羡林所主张的那样，既提倡“拿来主义”，又提倡“送出主义”。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热爱和平，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民族精髓的中国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把中国典籍翻译为英文、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自然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中国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在这种传播与交流中，典籍英译不可或缺。

《圣经》钦定本(1611年)译者在序言中对翻译作了一番形象比喻：“翻译就是把窗户打开，让光线进入房间；翻译就是把贝壳撬开，这样我们便可以品尝里面的肉核；翻译就是撩开窗帘，这样我们便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翻译就是打开井盖，这样我们便可获得水源。”这一连串比喻说明人类生存离不开翻译活动。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活动，还是作为一项谋生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它所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全球一体化新时代，国际交流日益深入，我们在不断了解和吸收各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科技的同时，还应当大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它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保持中国固有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典籍英译简史

根据史书上记载的信息推测，中国和欧洲的接触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百年，但在漫长的中西交流史上，中国文化的西传究竟始于何时，却因史料缺乏而依稀难辨。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等人曾经到过中国，并撰有游记传世。1590年，西班牙教士高母羨 (Juan Cobo) 翻译了一本辑录箴言的启蒙读物——《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 the Clear Heart*)，这是中国文学译成欧洲文字的第一本书。明清之际，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陆续来华，中国文化西传掀开了新的一页。近代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首先是一批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他们所选择的翻译对象以中国典籍为主。他们的活动和译介，对于欧洲初始汉学(proto-sinology)的创立和“中华风”(chinoiserie)的流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比较著名的传教士有：1. 利玛窦 (Matteo Ricci, 意大利人, 1599年来华)，他撰有《四书译本》等，开辟了附儒以超儒的道路，不但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而且融入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希望从哲学理念入手，说服中国知识阶层。

2.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法国人, 1611 年来华), 译注《大秦景角碑》等。3. 郭纳爵 (Ignatius de Costa, 葡萄牙人, 1634 年来华), 曾译《大学》、《论语》等。4. 柏应理 (Phillippe Couplet, 比利时人, 1658 年来华), 译有《西文四书解》等。5. 马若瑟 (Marie de Prémare, 法国人, 1698 年来华), 他的译作有《书经》、《尚书》、《诗经》以及《赵氏孤儿》等。

在 18 世纪的英国, 虽然懂汉语者寥寥无几, 但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 一是威廉·琼斯 (William Jones) 翻译了《诗经》中若干片段; 二是德庇时 (John Francis Davis) 翻译了《好逑传》 (*Hao Chiu Chuan*) 等明清小说与元杂剧《汉宫秋》 (*The Sorrows of Han*) 等作品。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属于英国第一代汉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编译《中国文学瑰宝》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和撰写《中国文学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最优秀的人物是亚瑟·韦利 (Arthur Waley), 他擅长诗歌翻译, 译过《诗经》、《楚辞》、《唐诗》等。亚瑟·韦利又培养了第三代汉学家, 如翻译过《红楼梦》的戴维·霍克斯 (David Hawkes)、翻译过《牡丹亭》的白之 (Cyril Birch) 等。英国对中国典籍的研究集中于伦敦。近代以来, 伦敦共有 100 余家出版机构印行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 总数有 200 余种。伦敦以外地区中, 值得重视的是牛津和剑桥, 牛津出版过约 40 种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 剑桥约 20 种。近 400 年来, 英国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了 300 余种, 博士论文 30 余篇。

美国的中国典籍英译及研究起步比英国晚了 200 余年, 现有的书籍和博士论文却达 1000 余种, 它们都问世于 20 世纪。宇文所安编译《中国文学作品选: 从先秦到 1911》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是个较新的例子。

美国以外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中, 亚洲的新加坡、菲律宾, 欧洲的爱尔兰, 美洲的加拿大、圣卢西亚, 澳洲的新西兰、澳大利亚, 非洲的南非等均有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问世。其中, 新加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数量上领先。中国以外的非英语国家中, 荷兰、瑞典、印度、法国和日本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数量较多。台湾历年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和论著 50 余种, 涉及出版机构 30 余家。香港有近 30 家出版社印行过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的英译和论著, 总数达 120 种左右。

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大致有如下几个基本走向: 第一, 西方汉学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法国为中心, 下半叶以美国为中心。第二, 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已经由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并重。第三, 在继承和创新方面, 新型研究方法的流行与继承传统的努力已经形成鲜明的对照, 许多学者大胆尝试新型研究方法, 使西论中用成了西方研究中国典籍的一大特色。第四, 中西译者两支队伍都在进行中国典籍英译, 相互

交流,使典籍英译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更大提高。

中国从事典籍英译的学者在晚清民初时期有辜鸿铭、苏曼殊等。辜鸿铭曾推出《论语》和《中庸》等英译本,苏曼殊曾英译古诗 110 首,其中《诗经》61 首、唐代李白、杜甫等诗 51 首。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国人英译中国典籍数量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林语堂,他翻译了《墨子》、《镜花缘》、《老残游记》、《古文小品选译》、《老子之智慧》、《庄子》、《中国著名诗文选读》、《英译重编传奇小说》等。另外,还有贺敬瞻《聊斋志异》、杨宪益《老残游记》、林文庆《离骚》、刘师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朱湘《今古奇观》等英译作品问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事典籍英译的中国译者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杨宪益(Hsien-yi Yang)和他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Yang)。他们的典籍英译作品主要有《红楼梦》、《楚辞》、《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史记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选》、《儒林外史》、《关汉卿杂剧》、《长生殿》、《聊斋选》、《老残游记》、《古代寓言选》等,共翻译了上千万字。另外还有许渊冲,他在典籍英译方面的成就主要是诗词翻译,包括《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苏东坡诗词选》、《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毛泽东诗词选》等,可谓多产。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典籍英译。从 1949 年到 1966 年间,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诗经选》、《离骚》、《中国古代寓言选》、《中国古代神话选》、《史记选》、《汉魏六朝小说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杜甫诗歌选》、《白居易诗歌选》、《唐代传奇选》、《关汉卿杂剧选》、《宋明平话选》、《长生殿》、《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多种古典文学作品。1979 年以来,中国典籍翻译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有多种丛书出版,例如由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的《大中华文库》。正如杨牧之在总序中写道:“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东方和西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出版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我们试图通过《大中华文库》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追求,五千年的梦想,正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放光芒。中国人民就像火后的凤凰,万众一心,迎接新世纪文明的曙光。”其他出版社也有中国典籍英译丛书出版,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从 1996 年开始,已出版了 20 余种,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儒家经典译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朝花惜拾汉英对照中国文学书系》、《英汉对照中国文学宝库古代文学系列》,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古诗苑汉英译丛》、《经典的回声》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